

没有战争的年代

阿·阿纳尼耶夫著

1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没有战争的年代

第 一 卷

〔苏〕阿·阿纳尼耶夫 著

唐 海 郑永昌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А. А. Ананьев
ГОДЫ БЕЗ ВОЙНЫ

Книга первая

本书根据苏联 Роман-газета

1976 年第16期译出

没有战争的年代

第一卷

〔苏〕阿·阿纳尼耶夫 著

唐海 谭思同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46,000

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58,000 册

书号：10188·447 定价：(六)1.25元

第一部

莫斯科一个新的星期天又开始了，科罗斯蒂列夫家里，一清早就与往常的星期天不同。家里四口人中，虽然有两入——退伍上校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和他的母亲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（一位年老患病的女人）——好象还在睡觉，而其他两人——妻子尤莉娅和女儿娜塔莎——却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低声地、然而兴奋地交谈起来了。她们谈论的事情照理会使全家人都感到高兴，但心情更加激动的还是她们母女俩，尤其是娜塔莎更显得格外兴奋。刚刚睡醒的娜塔莎，脸蛋红红的，流露出幸福的神情，望着母亲，这种神情是那些享受着生活乐趣的年青人所特有的，在他们看来，未来好象是周而复始、永不消逝的早晨。女儿心中的欢乐感染了母亲，尤莉娅丰满的脸上也露出同样幸福的表情。

“你们一大早嚷嚷些什么呀？”突然，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从卧室里喊了一声，其实，他早就在听着妻子和女儿的谈话了。“会把妈妈吵醒的。”

实际上他为母亲操心是多余的，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在尤莉娅和娜塔莎还没有起床之前早已醒来，她们的谈话声并没有打扰她。叶莉扎维塔恍惚感到，她又突

然置身于过去的农村生活之中了，这使她非常高兴。她觉得，仿佛她正躺在斯塔拉亚·姆尼哈村的老家里，眼前莫斯科上空的朝霞也好像是在村舍小窗外面的田野上燃起来的，来接妈妈的谢尔盖马上就要走进房间对她说：“妈妈，起来吧，到时间了，要不就赶不上火车了。起来吧，我这就去装车。”

那天早晨，叶莉扎维塔没等儿子进来，就自己起床了，她穿好衣服，在朦胧中，眯缝着一双近视眼，在房子里走了一圈，把空荡荡的房间的背儿看了个遍。行李已收拾好去装车，她简直认不出自己的房子了。看着那露出来的圆木墙壁，她感到又古怪，又不习惯，尤其是过道里和院子里更显得荒凉、空旷。她在台阶上站了很久，直到把东西装上车，捆扎好，才默默地、谁也没看，就坐到车上去了。她羡慕邻居们留在农村，而邻居们反而很羡慕她，他们说：“瞧，人家多走运，人家多有福气呀！”这些话主要是称赞她的儿子谢尔盖的。那年春天，谢尔盖穿着新军装，腰间束着皮带，佩着上校肩章，胸前挂着一排排勋章，回到了故乡，他衣锦荣归给乡亲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似乎靠他的地位、荣誉和官职，真能一辈子不用再忍饥挨饿，担惊受怕，而只等坐享人间幸福生活了。他劝母亲搬到他那儿去住时，就曾写信说：“你干什么一个人生活，我们这里一切都很方便：有各式各样的商店，需要的东西一应俱全。给你一个单独的房间。”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也认为，她的确用不着再多考虑了，搬到儿子那里去，她可以少操许多心。从思想上，

从道理上说，她完全赞成谢尔盖的意见；同时，虽然她自己
也解释不清楚，然而总感到，特别是在离开家的时候感到，
有一种比无忧无虑、方便舒适的生活更吸引她的东西，是习
惯？是农村的生活方式？还是父亲、母亲、公公、婆婆和
丈夫的坟墓呢（她希望，就是自己死后，也能留在亲人身
边）？她坐在马车上渐渐远去，抛在身后的斯塔拉亚·姆尼
哈村却始终历历如在眼前。她心中在默默地与看到的一切、
与田野、与草房顶告别，这些草房顶，仿佛恰好被绿色田野
的边缘从下面切断了似的。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
觉得，她正在离开生活；后来，她一回忆到这一天，就说这样
的话，但不是向儿媳尤莉娅说的，她们之间没能形成推心
置腹的关系，也不是向儿子和孙女娜塔莎说的，而是向他们
大院的女街坊乌斯季诺夫娜大娘说的，她只知道，这位街坊
有个曾孙需要她一刻不离地照看，——她正是向这位乌斯
季诺夫娜大娘这样说的：好象她脱离了生活。

“我真象躺在棺材里一样，周围的一切如在梦中，一幕
一幕地消逝了。”

“他们让您受委屈啦？”乌斯季诺夫娜听了叶莉扎维塔·
格利戈里耶夫娜的话之后，问道。

“谁呀？”

“不是媳妇，就是儿子呗。”

“不，他们干什么委屈我？”

“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谢天谢地啦。”

的确，家中无论是孙女、儿媳、还是儿子，谁也没有委

屈过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，她也从来没有为这个抱怨过，她只是看不惯儿子家中过的生活。她觉得很奇怪，年富力强的男人怎么可以有时整天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无所事事，而且主要的是对这种生活丝毫不感到良心有愧，好象是理所当然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她感到，儿子有他自己单独的生活，有他自己的精神世界，他不允许任何人，甚至自己的母亲，介入他的生活；而儿媳妇、孙女也各有各的生活天地；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痛苦，也没有共同的欢乐，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仅仅是那四堵墙壁和餐桌，而且他们也多半只在星期天才偶尔在餐桌旁聚会。这种生活在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看来是不正常的，虚伪的；但她也看出，大家似乎对这种生活很满意，因此她对任何事也不加过问了，也没有对任何人表露过她的不安。她想，“也许是我了解新生活，在农村是一个样子，在他们这儿又是一个样子。”她习惯的是：天一亮，双脚一落到擦得干干净净、一夜间变得冰凉的地板上，立刻就忙碌起来；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，她总是光脚穿一双破旧的鞋子，或者匆匆穿上毡靴，抓起毛巾和铅桶，走到牲口棚里去。随着一股牛奶冲击水桶的哗哗响声，最后的一丝睡意被驱散得无影无踪，成年累月积下的疲劳也仿佛自然而然地消失了，她既没功夫忧伤，也没功夫思虑什么。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的整个身心已经习惯早晨那种仿佛不慌不忙，从容不迫的节奏了。在到农庄去干活之前，她的一双手往往要做完几十件事情：清扫牲口棚，冬天给牲口槽里添干草，从草地刚刚发青一直

到深秋，都要把牛从院子里赶到放牧的牛群里去，生炉子，过滤牛奶，还要跑到邻居家去借牛奶分离器，接着到收购站交售奶油，回到家里又要用脱脂牛奶喂小牛犊，给母鸡撒上几把谷糠……干完这一切，吃过早饭，才和女邻居们一起到生产队去，翻草或者给马铃薯培土，一直干到大天黑。她不能想象，哪一天不是经常忙忙碌碌，哪一天没有要操心的事情。从童年记事起，她就生活在农村的环境里，农村生活深深地印在她的心中，这种生活，一切都很清楚，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更主要的是让人能够理解，人为什么活在世上，然而在这里，在儿子家中，却没有这种意义。叶莉扎维塔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谢尔盖，以自己的想法来解释，他为什么总是在沉思默想，儿子的这种精神状态既令她伤心，又使她感到儿子很可怜。她看到，谢尔盖并不十分幸福，儿媳和孙女也不怎么幸福，但是要改变一下家中这种情况，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却无能为力。在刚来的头几个月里，就连试图说几句话也遭到断然、明显、生硬的制止。于是她也象大家一样，沉默不语了，虽然她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心里什么都明白，但为了维持国家表面的宁静和幸福，她也就安于现状，不再作声了，只是在夜间背着儿子和全家人暗自啜泣。这种生活折磨着她，而当乌斯季诺夫娜太娘离开大院之后，她更变得十分虚弱，甚至一病不起了。

入冬以来，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已经病倒四个多月了。这段时间里家中的人对她的病早已习以为常，娜塔莎有时两三天不到祖母房里来看一看。尤莉娅和儿子谢

尔盖即使常来，也只是在床边坐一坐就走，因此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觉得，似乎大家都在盼她快死。意识到这点，她感到难过和痛苦。她伤心地自言自语道：“上帝快点儿把我带走吧，别给别人添麻烦，成个累赘啦！”她期待着死亡，也做好了死的准备，但是她万万没有料到，就在这个五月的春天的早晨，她的死期已经临近，这天早上她醒来以后，既没感到骨节酸痛，四肢无力，也不想吃什么东西，总之，没有一点身患重病的感觉，相反，却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。她浮想联翩，好象自己又成了一位年青的姑娘，甚至仿佛又呼吸到了当年傍晚时分在斯塔拉亚·姆尼哈跑到草地上去时呼吸过的空气。虽然她不能翻身，一只手已经不能动弹，两脚裹在暖和的鸭绒被里，仍僵冷得失去知觉，但在她的脑海中却突然爆发出生命的火花，似乎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临终前，不将童年以来所经历的全部生活回顾一遍，死不瞑目。她微微斜视了一下给她端早饭来的尤莉娅，早饭是一小盘稀得快要洒出来的碎麦片粥。无论是敲门声，还是尤莉娅走近床前，俯向她的那张圆圆的脸问：“妈妈，睡得好吗？”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一概不理。这一切对她来说，都毫不相干。她正回忆自己赤着脚，在没有割过的柔软的草地上奔跑，这些声音使她收住脚步，停留片刻，留意了一下，她似乎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回了一下头，但是，除了篱笆、浴室、葱郁的菜园，以及菜园后面的院落、房屋之外，什么也没有看到，她继续向小河飞快地奔去。尤莉娅觉察到母亲有些异样，但没有弄清究竟是什么原因，

也就没当作一回事，走出去了。她认为白天刚刚开始，还有足够的时间回来探视、观察和仔细研究她的病情。她只轻描淡写地对丈夫说了句：“妈妈好象不知为什么事挺高兴，眼睛也显得有神了，”她听到的是已经重复了不只一次的回答：“春天来了，大地复苏，万物生长，”——她不等听完，就到厨房去了。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喝完茶，浏览了一遍晨报，很晚才到母亲房里去。对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来说，谁也不来打扰她的这段安静时间，正是她重温逝去的生活的好时刻。

她回忆起的不仅仅是童年时代欢乐的往事，然而农村生活带给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的欢乐主要是对大自然的感受——阳光啊，田野啊，以及两岸长着垂柳的小河啊；但随着她长大成人，周围的世界对她来说也越来越变得冷酷无情，荆棘丛生。公公的死使她第一次尝到了痛苦的滋味。公公死得很突然，而且有点奇特，象人们所说的，不是庄稼人的死法。一大早，他冒着严寒去清扫牲口棚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他双手抓着草叉，蹲在墙根下，头耷拉在胸前，好象打盹似的。家里人等他吃饭，婆婆几次打开门喊丈夫回来，大团大团的蒸气从门里散了出去。后来她终于吩咐儿媳说：“穿上衣服，去叫他一趟，这老家伙在那儿搞什么名堂。”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对往事的回忆现在都是从这里开始的：当时她穿着毡靴沿着雪地上清扫出来的小路，走近牲口棚，向掩着的大门里看了一眼，喊道：“爸爸，叫您回去吃饭！”但是没有人回答，她又提高嗓门，喊

了一声：“爸爸！”——而这次只有那匹拴在那儿的黄马竖起了耳朵，朝喊声的方向掉过头来，马笼头上的铁环碰在牲口槽上，发出叮当叮当的声音。叶莉扎维塔走进来，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，四面张望了一下，两眼寻找公公。一眼看到公公蹲在墙根，她声音中流露出明显的不满，第三次喊道：“爸爸，”——等了一会儿，他还是不答腔，她寻思他大概睡着了，于是打算走过去推醒他。可是刚一碰到他那冰凉的、似乎冻硬了的熟皮短皮袄，原来一声不响蹲在那儿的公公，忽然古怪地晃动了一下，手脚直挺挺地，双肩僵硬得象木头一样，慢慢地倒在地上。帽子从他头上掉下来，露出没有一点血色、直到后脑勺都已变青的秃头顶，他躺着的姿势很别扭，根本不象活人那样舒展自然，借着从门下面射进来的光，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面孔毫无表情，两眼纹丝不动，闪着怕人的寒光，象浮到水面呼吸空气的鱼一样张着嘴，嘴唇、凹陷的双颊和额头上都罩上了一层淡灰色的、象绒毛一样毛茸茸的霜花。但是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现在，其实在那个严寒的冬天的早晨也是一样，注意的并不是霜花，而是死人共同具有的那种脸部表情；与其说她是意识到，倒不如说是感觉到，公公发生了可怕的、无法挽救的情况，于是大叫了一声。她无力从他身上移开眼睛，恐惧地向门口退去。叶莉扎维塔脸色惨白（她觉得她在喊，那喊声此刻仿佛在她头脑中发出连续不断的、恐怖的“啊——啊——啊”的回声），她跑回家，半天也没能向婆婆讲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虽然过了一天，是她亲自套上马，把公公的棺材运

到墓地去的。但是现在她和想象成，她拉着孩子们（那时她已有四个孩子，一个比一个小），站在那里，目送载着棺材的雪橇在几位熟识的农夫和裹着披肩的村妇的伴送下，沿着乡间大路向远处走去，路上白皑皑的积雪被风吹得低低飞扬。“仁慈的上帝啊，”她嘴里不断地念叨着，一边紧紧地搂着吓得不敢吭声的孩子们，抚摸着他们大衣下面瘦小的暖呼呼的肩膀。

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没有回忆起她的丈夫伊万，他仿佛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，这不是因为她不爱他，或者不愿想起他，而只不过是因公公去世那一年，伊万不在斯塔拉亚·姆尼哈，他前前后后大约有八年时间不在家，一会儿与德国人打仗，一会儿受伤进了医院，一会儿又打仗，但已经是与逼近别列别依市的高尔察克匪徒作战了。叶莉扎维塔没有想过，也不想弄明白，在那个多雪的冬天，战火怎么一下子就烧到了他们孤儿寡妇的家门口。她无暇顾及别人的痛苦，自己的痛苦接踵而来。一天，她的手指触到了躺在炉炕上的婆婆的尸体，又一次经受到突然袭来的恐惧。婆婆死的情形和公公有点相似。叶莉扎维塔看到婆婆久睡不起，只不过是想去叫醒她。她爬到炉炕上一看，不禁大惊失色。就是现在，一想到当时的情景，她那塌陷的胸口在被窝里仍感到一阵寒颤。她好象又坐在婆婆棺材旁边，哭成了泪人，并且预感到还会发生什么不幸。接着她也把婆婆运往墓地埋葬了。后来的日子，使叶莉扎维塔愈加惊恐不安。婆婆安葬后的第五天，也许第八天，或者第二十天的夜

间，突然有人一个劲儿地敲她的窗子。

现在，她似乎又在屏息等待着那敲窗子的笃笃声，心中暗暗划着十字，好象这样一来，就能逢凶化吉，避免出现那些曾经发生过、眼看又要出现的、令人心惊肉跳的情景。她强烈地渴望能阻止这一可怕时刻的到来，她竭力想呼唤“上帝”，甚至那几乎已张不开了的、干瘪的、布满了皱纹的嘴唇，也微微地启动了一下。但是她什么也没能阻止住，可怕的事情依然步步逼近，迫在眉睫。叶莉扎维塔好象又回到了那个十二月的寒冷的夜晚，她没有点灯，也不知道谁会三更半夜来敲门，但这一刻不停的敲打声，仿佛想从外面把窗框推倒似的，她感到情况不妙，抑制住内心的恐惧，把脸贴在冰冷的、结满霜花的玻璃上，朝它上面哈哈热气，又用温暖的手掌擦拭着，想要透过玻璃上化了冰的地方，看清谁在院子里，但是在寒风凛冽的黑夜中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只听到一个仿佛从远处传来的喑哑的声音：“快走吧！”她觉得这个惶恐不安的声音似乎很熟悉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她决定出去问一问，究竟出了什么事。她在冰冷的过道里摸索了许久，才拉开门闩，待把门打开，无论院子里，还是窗户前，已经连个人影都没有了。在朦胧的月光下，白皑皑的雪地上，可以清楚地辨认出，许多士兵和车辆正在大路上行进。叶莉扎维塔明白，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在撤退。可是为什么在夜间急急忙忙地、又是一枪不发就撤走了呢？她伫立着，逼人的寒气钻进了衣服和头巾，她几乎都没有察觉。在她的头脑中，犹如刚刚敲击玻璃的回声一样，反复鸣响着一个急

促的叫声：“走吧！”在这个声音之外，她似乎还听到（是听到的，还是自己想出来的，也许是当时事件发展的全部进程暗示出来的）：“他们要报复的！要知道，你的伊万可不是在向麻雀瞄准啊……他们准不会饶了你们的，会把你们全家都斩尽杀绝的。”她似乎觉得，这些话不是她，而是她身旁一个无形的人说的。她猛地醒悟过来，连过道的门也忘记带上，一下子冲进屋去叫醒孩子们。她把睡得迷迷糊糊的孩子一个一个拉起来，让他们站在凳子上，给他们穿好衣服，裹上旧围巾和披肩，把帽子拉得低低的，一直到把四个孩子都裹得连眼睛带腮帮都看不见了，才把他们拉到屋子中央等着，她自己急急忙忙套马去了……

现在，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，两眼盯着那双放在白罩被上的、干枯、焦黄、冰凉的手，但她并没有看见自己的手，也没看见屋里身边的一切东西，总之，她没有感觉到，也没有意识到，她的病情恶化了。在她的脑际仍一幕一幕地翻腾着那个遥远的、至今记忆犹新的夜晚发生的一切。一忽儿似乎她手中拿着沉重的冰冷的马颈圈，把它举起，打开，象男人一样威严地、粗声粗气对马吆喝着，其实，不吆喝，马也会驯顺地把头套进颈圈；一忽儿又用手掌抚摩着鬃毛下柔软而温暖的马脖子，满怀着庄稼人对马的温存体贴，亲热地叫唤着：“喂，喂，进去，”把长毛蓬松、身架矮小的马引进车辕，因为这匹马额头有一道白毛，公公在世时，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白额马；一忽儿又似乎看到自己在雪橇旁边走着，不时回头遥望，斯塔拉亚·姆尼哈村里埋在雪堆中的圆木

房舍渐渐远去，消逝在窄窄的、黑暗的天边。洒满月光的雪野静静地向四周伸展开去。前方是我们的队伍，叶莉扎维塔正在追赶他们，而后面，在消失不见的斯塔拉亚·姆尼哈的后面是敌人——高尔察克匪徒，她正在躲避他们。她不时地看看雪橇上那件盖在孩子们身上的丈夫的皮袄，有时掀起衣服下摆，问问：“你们憋得慌吗？”听到了稚气的、拖着长音的回答声：“不——”她又继续大步向前走去。干雪在毡靴下发出吱吱的声音，而且变得软塌塌的。她没有考虑，到底该不该离开村子，唯独一种“救救孩子”的母性的感情在她身上燃烧，这种感情支配着她的全部行动。此刻，处于弥留之际的叶莉扎维塔·格利戈里耶夫娜回忆着往事，仿佛又看到了草原、雪橇，以及战士们的靴子踏出的一条印迹，她又燃起了“救救孩子”的激情。她仿佛更加提高声音吆喝着白额马，只要那全身冒着热气、蒙上一层白霜的马一站下来歇口气，她就使劲地抖动缰绳，抽打着马屁股。有时她抓住车辕，使上全身的力气，帮着推雪橇。

一看到前面大路上影影绰绰有几个人影，她真是喜出望外。马上推断可能是自己人，急急忙忙赶上前去。他们果真是自己人——一辆掉了队的运伤员的雪橇。他们的马耗尽了力气，扑通一声倒在雪地上，断气了。赶马车的士兵认为，他的马没指望再救活了，于是端着枪等待着叶莉扎维塔的到来。她记不清事情的详细经过了，当时那一切是如何发生的，士兵又如何从她手中夺走了缰绳，推开她，把白额马套到他们的雪橇上去，驶走了。而叶莉扎维塔孤孤单单